

# 小报大观

# 編者之言

社會萬態。日卽沉淪。牙雄爪怒。口箝舌結。正言之不可。則婉言之。婉言之不可。則譎言之。今之小報。其譎言矣乎。

厦島小報。盛於民十八。極火茶之觀。窮犀鼎之技。於社會人心。爲功蓋偉。嗣以投機競起。正軌弗循。品流既雜。閱牆召侮。遂絕生命。惟覆瓿之可惜。覺敝帚之彌珍。狐腋魚鯖。足供膾炙。爰挾精華。彙編成帙。並災梨棗。以貢時人。

他日者文網有三面之開。筆鋒有重磨之會。度長絜短。取精用宏。鑒往喻來。以接以厲。則今茲之役爲不虛也夫。

## 序

小報始于滬。民十七以後尤盛。其時文網方密。正論不張。大報失其職。小報乃以突梯滑稽之態。起而代之。於是。小報之爲物。都市人民需要之。大人先生亦需要之。而小報尙已。

民十八春。廈門小報奮起。昌言繼之。秋菊春蘭。頡頏一時。詎不旋踵。小報之勃興。乃如雨後春筍。增至六七種。流品既雜。釁隙斯興。攻訐不已。外侮乘之。未幾。當局遂予以一律禁止。玉石不分。論者惜焉。

陳君菊農。喜讀小報。尤愛昌言。間亦時作小品文字投登報上。游戲三昧。今歲夏五。陳君乘消夏餘暇。集昌言諸小報文字佳者爲一書。題曰廈門小報大觀。既成。問序于予。予曰。不佞固昌言創辦人也。昌言暴殄。予已無言。今復何言。

雖然。小報停刊已久。糊壁覆甕行且漫滅矣。陳君能壽諸鉛槧。長留讀者與作者一種印象。以視一般雲烟過眼者。正未可同日語。予又惡可無言。

二十。五。十。黃胸萬于我思古人室。

## 例言

(一) 本書材料係採集民十八廈門各小報編成內容計分評論雜俎軼聞名勝騷壇諧藪小說花訊八門

(二) 民十八各小報以廈小昌言出版較久故取材亦多其餘鷺門廈品鷺洲如是等或因原報散失無處搜羅或因曇花僅現無料可採滄海遺珠知所難免

(三) 本書取材以文字潔淨不限于時間性者爲多其餘或涉個人或含譏諷等造意雖新措詞雖巧概從割愛

(四) 各篇補白因數易手民排刊致生參差不齊等病此則印刷關係祈讀者諒之

(五) 原書初分評論等八門嗣因篇幅不足增添碎玉補遺兩門碎玉專載「點綴人間」等類有趣味瑣聞補遺則不限于一類

(六) 凡採入本書之文字間有涉及個人者多刪去或代以某字其他雖亦有刪潤總以不背原意爲主至作者署名一律錄入篇末

評  
正有法律

# 評論

# 泰記棧營業種類廣告

敝棧開設于茲已數十年深荷海內外僑胞交相稱許營業得臻日上茲將擴充各部營業披露于左各界惠顧無任歡迎

## 旅館部

房位潔淨空氣新鮮被褥床棹布置整齊茶水充足招待週至并安設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應有盡有適合旅客之需要

## 錢業部

兌換各國金銀盾幣鈔票望籍價格公道長期短期存款放款手續簡便

## 船單部

專門南洋內地概荷屬各州府直透船單并包往直透安南暹羅等處兼代理台灣外交勞動路照顧客惠愛格外克己

## 電船部

船身隱健川走快捷坐位寬廠油漆清潔儼資低廉茲分訂價格如下

一 傳鼓間每次大洋三元

二 猴嶼至電燈公司每次大洋三元來往者大洋五元

三 專倩每點鐘四元

四 內地各處價格面議

住開元路三安街十二號電話七三八

總經理陳漢青謹啓

人的生命，存在於他人的愛憎之中，必須有人覺其可愛，也有人覺其可憎，才顯得生命的活潑，報也是這樣，一方必須有人愛，又一方必須有人憎，才是有生命的報，廈門的昌言報，是有活潑生命的報，所以愛之者大有其人，憎之者也有其人，現在昌言報雖已在人們愛憎參半之中發行到一百號，然還只是昌言報生命的起點，昌言報今後要繼續地爲人所愛，繼續地爲人所憎，永遠在其友人與敵人之間，表現其生命的光色，現在有許多報紙，很麻木不仁，他的白紙上面雖也有黑字，但那些黑字却不會喚起別人的愛憎，縱偶然也有會喚起別人愛憎的時候，然總不免鑿孔栽鬚，顯出十分不自然的神氣，只有昌言報則不然，昌言報之被人愛，是不求而得的，昌言報之被人憎，是不期而至的，所以昌言報的生命是真正跳躍的生命，（王新命）

## 破壞？

我嘗負山而居，一夜，狂風暴雨，怒號終宵，晨起，但見滿山林木，摧殘殆盡，不禁喟然嘆曰：『天地不仁，果以人物爲芻狗，生之何恩，殺之何咎！』老農聞而非余曰：

「否！不仁之仁，乃爲大仁，天不如是。滿山林木無噍類矣，君不見夫毛蟲之屬，繁滋卵育，一日之間，蠶食千樹，數載菁華，一朝骨露，焚之乎？生氣滅，殺之乎，難以絕！惟天也，撲之以狂風，殺之以暴雨，蟲屍橫野，行且難敗葉以俱腐，化春泥以護根，不仁之仁，斯爲大仁，天何負於林木哉！」余聞言，不禁憬然悟，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逆耳忠言，苦口藥石，是猶狂風暴雨，爲人類撲滅其叢身害蟲者也，雖跡近於破壞，立意則屬光明，蓋不如是，則虫日以生，垢日以叢，終必不免自殺以亡也，彼夫自身叢垢滋蟲，亟浪洗剔，而反病夫忠言藥石，以爲是出於破壞，而悻悻不平者，盍味乎老農之言，吾人今願與婢女解放會諸士女，三復斯言，而共勉之，（短兵）

## 記者、僧、法律

這很難說呢，僧，記者，法律，這三種不同的人，僧是苦行的，然所謂「苦」也者，不過人間所認爲「苦」罷了，僧並不以爲苦，他只覺得這是一種願，是人間未了的願啊……人在世間是欠了許多債的這債不得不還，債還清楚，人間的願望也就完畢了，也許有些人是不曉得自己欠債，而不肯去還他，然而他已經還了，因爲他的債主是社會，社會

是容不得你不還債的，自己不曉得欠債，而偏要時時刻刻去還債，於是，人感到人間的苦痛，這苦痛就組織成功人間的地獄了，僧不是這樣的，他是預先懂得是欠債，然後再甘願還債的，他只怕再欠下去，所以他辭了一切人間非分的幸福，他甘願還債，也就不以人間的苦痛爲苦痛了，至於記者呢？記者也是人，人是無不欠債的，那麼記者也當然是欠債的了，以記者之聰明，是應當曉得自己的欠債，而且這些債是不能不還的，於是，記者的生涯，也是還債的生涯啊，給人唾罵也好，給人敲打也好，甚至於給人殺害也好，記者應當甘願，這便是人間所謂『勇』所謂爲『正義』犧牲了，欠債的人當然是不好驕傲啊，好似拿錢還人，不惡狠地說：『這是我還的，別人都不肯還呢，我還你，這是我的好處，你還不曉得嗎？你這蠢人！』這種態度不是還債時所應有的態度啊，所以，我們的記者，既然自己覺得做了許多應做的事，但仍舊要和氣一些，不要太驕傲，因爲在驕傲中是已經欠了許多債了，在現在的中國，恐怕還沒有這種還債的僧，與還債的記者呢，於是人間的法律，便來審判這不甘願還債的僧與記着了，法律是什

強迫還債的制度，如果人間沒有不甘願還債的人，則法律也就無用了，僧啊！記者啊！請先努力認清你們自己所欠的債，在法律範圍以內，僧已不成其爲僧，記者也不成其爲記着了，但一想到所謂地獄之下，還有地獄，而天界之上還有天界時，我們又感到這是多事了，然我們自己還根本是在地獄中的人，我們的債還多着，我們也正因爲不甘願還債，而感人間的種種苦惱呢，

（寒）

### 廈門之墜落

河流較多，交通較便，輸入文明最易，此往年編地理教科書者之言，彼之立言，大抵有本說來，吾惟信其然，故篤信之頗久，乃年來涉世稍深，隨時隨地，觀察情形，則又覺前言爲不盡然矣，他不具論，第論廈門孤島，矗立海中，以形勝言，儼若可爲中流砥柱矣，以交通言，綰轂漳泉，爲內地與各埠往來之中樞，宜爲文明輸入之門戶矣，而事實詔我，凡助長內地之匪患械鬥，如私運軍火之奸民，以及破壞煙禁之鴉片煙類，獨人父母之拐販等等，皆以廈門爲歸宿地，其他殺人越貨作奸犯科之匪類，亦以廈門爲出發點，而埠中之藏汗納垢，容留多量之娼妓盜賊，爲

較之鄉里尤百倍萬，如昔人所謂京師爲首善之區，而實爲萬惡之藪者，比物此志，相差不遠也，雖然，近人曾倡善惡俱進論，吾信其言，語又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亦信其言，而究之所以去惡而遷善者，誰負其責，無其人負責，而空言「改善」，此廈門所以終於墜落，而吾輩仍不免墜落於笑罵之一派歟，悲夫，

(逸我)

## 社會威信

今之社會團體，其通過議案也，往往失之輕率，出意見於少數人之口，舉贊成於多數人之手，動輒曰：「議決通過之，」究竟通過之案，能否由紙上移到人間，能否從虛文成爲實事，非所計也，職是之故，所謂通過之案，往往隨衆舉之手以俱起，隨衆垂之手以俱下，及至會終人散，事過境遷，此等先天不足之紙上議案，遂不啻『今之古物』而已矣，試舉幾個例罷，取締命卜星士之案，非已通過之乎，然而霞溪之尾，擇日之館林立如故也，禁止糖餅隨嫁之案，非亦已通過之乎，然而秋冬之交，婚嫁事忙，糖餅婢媵，日見於市，又如故也，只此數端，已足見通過議案爲具文，而社會之威信喪墮矣，然則社會人士，所以不甚尊重社會團體之議案，豈無故而然哉，威與信，極連

帶關係者也，必也有信而後有威，不信而欲立威，其威僞矣，故必先立信，而後威立，誠能在通過議案之前，先爲深透之觀察，慎重之考慮，量力度德，而後決之，既決矣，則又必執威以繩其效，如是，威信而不立者，未之有也，社會人士不奉命唯謹者，亦未之有也，

(短兵)

## 記者之前途

記者所以轉運社會之消息，有聞必錄，事固無分於美惡也，揚人之善者正以勉人，揭人之惡者，亦所以戒人，非有偏袒之心，與吾善者則譽之，反是則毀之也，社會不察，觀其譽人，謂之「拍馬」，揭人之惡，謂之「攻擊」，「誹謗」，怨之，銜之，毆之打之，記者前途險矣，記者本有聞必錄之旨，無偏袒之心，乃竟爲衆怨之府，可乎，不可也，不可，則如何而可以爲記者，「政府須有相當的保障，無論記者之言誹是否適當，當地政府，儘有監督之權，倘有人以爲有受誹之辱，儘可向法庭起訴，萬不能以橫暴手段，橫加記者及報社，」記者須自修養，保重自身人格，不因層出不窮也，「記者須自修養，保重自身人格，不因道聽塗說而忘揭人陰私。不以揭人陰私而爲敲竹槓之利器，此三者，記者今後必有之事也，否則人皆自危，社會喉

，吾恐自今啞矣，

(甲燈)

## 學說靠不住

一切甚麼學說，仔細想來，和甚麼偉人要人的宣言，都一樣的靠不住罷了，自科倫布覓新大陸以後，「地圓」之說，風靡全球，誰也不敢去否認他，然而晚近「地橢」之說，已居然奪取「地圓」而代之，這樣變遷研究，安知將來不有一日，我們中國「天圓地方」的老調兒，不成爲世界誰一的信條？同姓結婚，我國自周朝以後，便反對之，則近世生理學家，無東無西，亦皆以「同姓不蕃」爲斷，期期以爲不可，然而到了而今，吾們貴廈門的莊葆燮男士和莊娟麗女士，竟本其試驗的結果，大舉反對，將來把兩姓交合的結晶品，展賽出來，又安知舉世生理學家所據的公案，不被這『非常兒』所推翻？這麼說來，那脫禪博士張競生『月經期內可以交媾』的學說，也就未可厚非了，現在表上雖然有許多人斥張爲『狂妄』，甚且援引種種生理學說以辯難之，然安知不有許多人在必要時暗地裏偷偷做張博士的信徒，去實行『鰻魚煮紅糟』教漁船強冲桃花浪咧？又安知將來不詔大號，出來展覽證明咧？所以我覺得一切甚麼學說，都

靠不住了，拆穿來說，各利其利，各私其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罷了，學說……云乎哉！

(短兵)

## 上臺與下臺

在中國，你第一感到有趣味的，大概就是下面的現象罷：『當你上台的時候，人家把你捧得如雲；下台了呢，都一齊來打落水狗。』這些年來許許多多的事實，都證明這條原理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從前我國並不是這樣讓位的，伯夷叔齊，下台的王公大臣，人家還是很尊敬他呀！這一定有個特別的原故，想了三十年的結果，我認爲這些上台下台的偉人，在實質上。古與今絕然不同了，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的朋友曰，『敲天下之竹槓，吹天下之牛皮，包天下之大辦，得志不可一世，不得志搖尾乞憐，富貴正好淫，貧賤馬上移，威武立刻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爲古人，其所見之大丈夫當然爲古人，我的朋友爲今人，其所見之大丈夫自然爲今人，今與古的大丈夫的行爲，如此不同，你叫人家對付他們怎會相同呢！——特錄此以告下台的先生，在台上若也聽一下，我只好像

(月生)

## 土豪劣紳

近今每一地方的咒罵土劣，便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其實要稱豪稱紳，也不是很容易的，各地方那里有這些濟濟的人才呢？像我們貴廈門因為交通便利綰轂漳泉恰成箇閩南的中心點，貨物是『梯航輻輳』的，人才便也是『冠裳薈萃』的，所以配得稱豪稱紳的，到有一些了，可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話來較量廈門人卻又適得其反，廈門的土地狹小，要是『有土皆豪』，那就豪不勝豪，辱罵煞人了，又因紳士稀罕，如果說是無紳不劣，那更是劣之又劣，辱罵地方了，所以憑我一孔之見，覺得廈門是有豪皆土，無劣不紳，這麼說呢？你看廈門稍足自豪的人們，都是從前向煙土裏面掙扎出來的，否則也是由煙土方面，受化來的，所稱假紳士的，便也是這般人去混充搪塞的居多，所以我說廈門是有豪皆土，無劣不紳，這雖是我的別解，但是熟悉廈門情形的人們，對於我這話，都應該有相當的相信啊，末了，我要補足一句，業煙土的，不盡稱豪，稱土豪的，確實皆有煙土的關係，做紳士的，不盡皆劣，由稱劣紳的，確實劣而紳，這是廈門的特殊情形，

廈門小報大觀

評

亦是廈門特色的所在，

## 廈門人果涼血動物麼？

(小我)

差不多三十年前了罷，那時候有個鷺江報，因為看穿了廈門人太不長進，便開始把『涼血性』三個字，給廈門人冠起冕來！一直到了如今，廈門人對這頂榮譽的冕旒，不但不肯敝屣他，反十分珍重，比什麼傳家寶似的格外愛護他，這種善於保守的特性，我們不得不老着臉兒，自己承認一聲『這固然是我們特有之美德』！現在人家又來給我們冕上加冕，說：廈門人是『涼血動物』！本來不過血性涼些，今則不但血涼，且進（？）一級而變為『物』，差幸物字之上尚存一個『動』字，還未到了『冷冰冰的特性』的時候，勉強猶得稱謂做個『人』，這就是人家『筆下留情』的好意，不然的話，廈門人早已入諸動物之院，陳諸枯魚之肆，在科學（？）勢力之下，鎔化消滅於特種化學之器中去了！其實涼血的動物，豈止廈門人，偏中國之內，豈徒廈門人纔無耻的受日本人的欺負？豈徒廈門人纔仇貨滿街？又豈徒廈門人纔有違背人道的蓄婢的勾當？進一步說：難道食息在廈門島上的所謂『人』，除了廈門人外，就沒有人媚日，畏日？就沒有人買賣仇貨？就沒有人蓄婢妾？凡此種種，既然

論

五

不能證明是廈門人獨有之毛病。那麼「涼血動物」，也就不止是廈門人了，我也承認廈門人的血性是涼，但並不是這樣判斷，廈門人血性之所謂涼，自有其涼之點在也！咳！住在「一個規模宏大裝飾華美的黑暗牢獄」的涼血性的廈門人呀！你們果然成了涼血動物了麼？起來罷！熱你們的血，強你們的心，把這頂荊棘編成的冠冕，早日從頭上脫了下來，討回我們的「人」！

(短兵)

### 三八

三八，罵人鄙語也，然自從勞動稱聖以還，三八兩個字，居然成爲主義的冠冕，其尊幾乎不亞於三民，或病其爲舶來之品，而非國貨，實則中國何嘗無三八主義，不過作用有些不同罷了，舶來品之三八，是三個八小時，中國貨之三八，是三個八字，三個八小時是世界勞動生活的信條，三個八字是中國官僚生活的秘訣，所謂三個八字，便就是「八字命」，八字鬚，「八字開」，上下古今，那一個官僚不迷信這個三八，不實行這個三八的呢？常言說得好：「無八字就莫作官」，他們以官爲商賈，以衙門爲公司，以人民爲貨物，以爲普天之下，一本萬利之商賈，莫官若，免

論

六

蠅營狗苟，亦視不甚惜，及乎既做了官，鼻前唇上，便馬上留起八字鬚來，說甚麼不這樣就沒有官威，於是高坐堂皇，殘民以逞，聽訟決獄，一以金錢多寡爲是非曲直，所謂法令，規律，弁髦罷了，橡皮條罷了，此所以民間有「衙門八字開無錢莫要來」的格言也，有人說：這話不錯，但這種「三八主義」，早已隨着舊官僚，被革命勢力埋葬在墳墓裏面，腐化去了，在現在的廉潔政府之下，應該沒有這種現象了罷？則應之曰：唯唯！……

(短兵)

### 有筆階級歟

是非，難言之也，多數人所謂是，未必便是，少數人之所謂非，未必便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事實未徹底明瞭以前，或根據調查之所得，或根據觀察之眼光，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要皆不足以爲是非之爭論，而於人格報格，更絕對不成任何問題，必也，待事實之結果，真相之披露，水落石出，而後是非乃現，真理乃明，今人不待事實之結果，僅僅根據一己之所謂是，而非他人之所謂非，或挾一己之所謂非，而非他人之所謂是，甚至舉凡異己之論調，一概抹指爲帶有作用之色彩，妄肆攻擊，此等口外不容有口，筆外不容有筆，以一己之見，繩天下之是非，其

不貽武斷與偏私之誚者，幾希，昔法王路易，嘗曰，「朕即國家」談民權者，深痛斥之，今人於自是之外，不容他非，是亦專制魔王之口吻而已，言論界而至自儕於類似有筆階級之「閥」，我見亦謬己，

## 性與麵包

（短兵）

孟軻曰，「食色、性也，」食不足，則饑，性不滿，則荒，人類之必求食，色之滿足，性之所必然也，故最近時代，人稱之爲「麵包革命時期」，與「性之革命時期」，「自蘇金英以不堪生活奇困而懸梁，一般窮書生，酸教員，兔死狐悲，因感覺生活前途之危機，遂羣起爲加薪之運動，此亦麵包革命也，林素綱反對盲婚：陳桐蔭要求改嫁，蔡雪珠力爭離婚，以至於邱清泉之妻率衆毆妓等事，是皆感覺性之不足，或性之必須改善，此亦性之革命也，日來披閱報章，瀏覽咀嚼，玩味於市版新聞之間，則映諸眼簾，而動諸心絃者，大都不外由「食，色」問題而起之亂子而已，是誠廈門麵包革命的時期，性慾革命的時期，性慾革命的時期，在主活程度與男女制度未澈底改善以前，此等革命潮流，殆將不知胡底，而其趨勢之險惡，猶不僅加薪與性荒已也，有改善社會之責者，盍速革此命耶，

（短兵）

## 記者亦有兩口

俗語說：「官有兩口」，譏其暮夜得金，枉直爲曲，隨時隨地，可是亦可非也，現在的新聞記者，亦居然患着這種毛病，因愛憎的感情作用，便處處暴露偏頗的弱點來，遠的大不必說，單說紅花與牡丹兩事便了，人們因憎嫌李文學，所以對於紅花事的記載，多且詳，且不曰「毒斃」，則曰「活埋」。於是，李文學就不免陷於縲紲，身敗名裂了，人們因有愛於楊推事，所以對於牡丹死事的記載，少而簡，又僅曰「墜井」，僅曰「失足」，於是，楊推事便僥倖逍遙刑律之外了，向使一般記者，以所惡有甚於文學者，律諸推事，秉思貞的鐵筆，作董狐的直書，無感情作用的愛憎分野（存乎其間，不過易「失足墜井」爲「被迫蹈井」之勞耳，我恐楊子異雖貴爲法官，在公理衆怒之下，其不步李文學之後塵，飽嘗鐵窓滋味者幾希？反之，而以所愛有甚於楊推事者施諸文學，亦不過易「毒斃活埋」爲「服毒自殺」之勞，則紅花一死，亦萬事了耳，一切推波助瀾，危詞聳聽的高呼吶喊，都多事了，有人說，官字有兩口，新聞記者的記字，亦有兩口，一開一闔，可是可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同爲感情動物，當然不免因憎愛而推移，鳴

呼，其然豈其然歟，

(短兵)

## 指委

隸吾黨皆黨也，而或委或否，則視其指之能與不能而已，何以知之，曰有筆試，有口試，試及第矣，委指某縣矣，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若人也，指之職務範圍，非直指導民衆也，凡土劣軍匪之橫行，皆將指摘之不遺餘力，其所以不辭勞怨者，無他，顧名思義，慮義，慮指之不若人耳，顧各地之士劣，今雖稍稍斂跡，而各地之軍匪，則橫行如故也，將指摘其瑕疵，亦幾於指不勝指焉，若一指摘之，則所謂無名之指屈而不伸，又將騰笑人口矣，情勢如斯，爲指委者，不亦難哉，尤足令指委寒心，則以軍匪之跋扈，指若人(軍匪)則知愛之，惡之不已，則且死之而後快，如報載陳國輝譚曙卿洪哲明等之槍殺各指委，雖殺人者，不必陳譚洪等本人，而指使者固明明其人，而其人又或罰或免(陳被通緝譚被判刑洪尚未聞議處)可不令人髮指乎

(小我)

## 易地則何如

炎荒島海，受熱帶潮流之衝激，每當秋夏間，暑氣中人欲

昏，今秋廈島，中伏後斗覺奇熱，日來火激當空，大似天驕肆虐，出門四顧，鑠石流金，到處几案炙人，有如芒刺，吾鄉土語云，六月立秋緊溜溜，七月立秋秋後悠，此非童謠，蓋老於年事者經驗有得之言也，今年立秋在古歷七月，果也暑熱悠悠無疆矣，詎知千里不同風，隔萬里者尤有萬萬不同焉，報載邇來滿州里空氣頓低，有降至攝氏表五度以下者，東北軍事當局，擬運寒衣至前線，供給防邊之健兒，竊謂對俄事件，逐漸妥協，防俄將士，憤氣凝消，故滿州里之空氣，不緊張而反消滅，其然豈其然乎，吾誦『爲語征人多熱血，秋深不必寄寒衣』，不禁感慨係之矣，吾人在此烈熱中，尤願與防邊者易地以處之也，(漁我)

## 小老爹

捐潮年年有，匪獨今歲然，政治既不能免費，納稅本民所應當，而乃竟因相持至於興停業之潮，是果何故而然哉，聞諺有之，『一人老爹，十人小老爹』，言一人得志，雞犬皆仙也，中國人本善講情面，尤其是官場人物，情面尤重，往往一人居官，夾袋人滿，濟濟多士，是皆要『小老爹』而來者也，魯亮儕所謂『公轅外間人多多，皆求官而不得者也』，寥寥兩語，描寫『小老爹』醜態入微，地方政治

所以不良。捐潮所以澎湃。民生所以凋敝。雖原因複雜。大都「小老爹」階之厲耳。捐局征所。「小老爹」之過渡尾閭也。之致富終南捷徑也。赤手而來。捆載而歸。入于公者。十無二三焉。此捐潮所以興。而商民所以困也。誠能盡去「小老爹」之流。使各項捐稅。歸民自辦。正款之外。無額外之誅求。無節外之枝。無趾外之駢。如是。商不安于市。民不安于閭者。吾不信也。常言謂稅吏爲捐蠹。是蠹也。蛀于民。蝕於民。捐外有捐。稅外有稅。民之不堪。莫此爲甚。夫民非不樂於輸捐。非不樂於納稅。特不願納捐外之捐。稅外之稅。以肥「小老爹」之蠹耳。寧有他哉。我故曰。去一小老爹。則一切捐潮以平。

(短兵)

## 武力法律

人事交涉。而至於無可結局之時。則寧以一打了之。吾固許其直截了當。抑亦爲一般旁觀者所原諒乎。但若有其他方法可了者。則當尋求途徑以赴之。初不必好勇鬥狠。唯日尋仇啓釁。致擾社會安甯之秩序。此非爲死板板之法律計。爲安居樂業之人羣計。終當如是也。獨不解人之賤獅

。一遇交涉。輒欲以武力解決。究之武力又不足了事。乃轉而求之法律。是雖有難言之憤懣。要亦血氣未定齒莽滅裂之性根誤之也。否則禮豈爲我輩設一語。晉人正爲上智說耳。禮且不足相加。何況於扶強抑弱之法律乎。何況於同類相殘之拳足乎。

(逸我)

## 站開

國人恆有一種毛病。則遇着困難。便抽身站開。謂之「潔身引退」。以爲這麼一來。一則。可以不與其責。一則。可以自表清高。這大概係誤中古人所謂「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一和「邦無道則隱」的遺毒了。其寔這種見解。可通不可通。可辦不可辦。不然。「當今天下。舍我其誰」。這句話又將怎麼解說呢？風平浪靜時。誰不能划舟。平道短程上。誰不是良馬。天下縱極懦弱無能之人。亦曉得喜坐安樂椅中。飽吃太平之宴。常言道。「風霜知松柏」。一亂世見忠臣。一所以那些遇着困難。便抽身站開的人們。我以爲皆鷺下之材耳。報載：吾厦公用事業改善委員會。因空尸其名。致受外界責難。於是。通俗教育社和各保自治聯合會。便先後退出。不復與聞其事。這些

引退的社會。彼或自以爲清高。人或竟以清高許之。但是據我的見解看來。將來該會如果陷於無形消滅的僵局。那些先後站開的人們。就不能辭其咎了。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般置身社會事業之人們。無任勞任怨的決心。無斬荆鋤棘的毅力。如此這般。何怪吾廈公用事業之終不能改善耶？

(短兵)

## 婦女教育如是而已

廈門之婦女教育。雖不能比諸通都大邑。然較之內地。已不可同日而語。女學之設。起自民初。至今日漸昌盛。歷年以降。日見增加。以余調查所及。廈鼓兩地學校之數。達二十餘所。此外各小學均兼收女生。而中學兼收女生者。亦有之。生數共約五千人。不爲不多矣。然廈門女子之在學齡者。實達萬人以上。此五千之數。尚不及半。失學者多於在學者。而失學之長年婦女。猶不知凡幾。苟以婦女之人口統計之。則未受教育者。當占百之九十。或且不及此。循是以觀。廈門婦女之學校教育。爲發達乎。爲不發達乎。至若社會方面。則團體之結合除不生不死之婦女解放協會外。無有也。出版物之刊行。無有也。遂令十萬

之廈門婦女。渙如散沙。社會之思想如是。國家之觀念可知。更勿論其世界眼光矣。猶憶民七八年。女子公學有學生會之設。會長爲莊淑溫李淑美二君。頗盡一時之盛。民十二年。五四文化運動亦派曾謙女陳雪月二君加入。是廈門婦女參與社會工作。已始於十年前。何異中途進步之速率。如是其緩。此無他。接受高等教育之分子少耳。蓋多數女子。祇得畧受初等之教育。卽終止其業。彼時之社會思想。尙未發達。而遽遏其培植。使彼萌芽失其生長之能力。又何怪其枯萎耶。惟自五卅而後。再經一度新雷。似有復將萌動之意。故年來婦女之在社會活動者。頗有其人。餘如演講新劇。亦日見蓬勃。獨出版物付缺如耳。苟於無中強求。則有以三種。且皆停刊。(一)女子職業月刊。(二)廈南學校月刊。(三)勵志校報月刊。此外商報前曾附有「婦女週刊」而筆不出於婦女之手。毓德女學有「朝霞」小說集。而爲一時期之作品。均不復繼續。至於各報所見之文藝。類多男子託名。實其僞參半焉。社會之教育既如上述。家庭之教育如何。曰家庭之教育更幼稚於社會也。蓋以年長之婦女。既屬非智識階級。則爲其女者。安得受良好之家庭教育。彼之所謂慈母者。祇有

愛，及善爲兒孫祝福，故佞佛及一切迷信，遺傳甚烈，牢不可破。思想之束縛，基於此矣，至於種種惡習慣之染習，猶其次者，而所以補助家庭教育之幼稚園，竟寥若晨星，且皆出於教育會之創辦，佞耶之害，等於佞佛，家庭教育之不足，與男子若也。（短兵）

## 肉價

在婢女解放運動中，發現了「肉價」的名詞來，其實肉價就是「身價」的代名詞，也就是「聘金」的形容詞了，那麼，婢女的肉價如須廢止，當然婦女之聘金也同時不能任其存在，因爲同是買賣性的勾當，在昔野蠻時代，盛行「掠奪結婚」，其後以金力替代武力，有錢的男子用金錢購買其所屬意的女子，而美其名曰「聘金」，此等分明等於買賣式的結婚，人們偏謂之比較野蠻時代爲文明，爲進化，在這婦女解放聲中，我們就不能無惑了，男女既然要站在同等的地位，那麼，對於結婚習慣的「誰聘誰」，已經要澈底打破，何況聘而又須金，不更荒謬絕倫了嗎？試問新嫁娘的聘金，和婢女的肉價，其恥辱不平，相差究有許多？所以今日提倡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們，對這一層，如毫

無感覺，不努力去運動廢止，那麼自身便是人肉場中的一種交易品了，還說甚麼解放！（短兵）

## 我們表示態度

彷彿記得有人說過，民衆好比丈夫，大報譬如嫡妻，小報譬如姬妾，嫡妻每日大都白米紅鹽，家政大事，是言是理，姬妾則不外花鈿脂粉，捧心嬌嗔，鎮日謀所以「爲悅己者容」地位不同，性質自異，這幾句話，倒很耐人尋味，我們，現在在社會上所佔地位，亂乎衆大報之間，自問與人視，委實不過姬妾之道罷了，惟其如是，所以對於一切白米紅鹽的國家大事，不配言，也不屑言，只是安有本分，守着身份，管些零零星星的閒事。說些瑣瑣屑屑的閒談，努力地去做嫡配髮妻看不起或者不肯做的末節小事而已，我們因爲覺得在這樣的年頭兒，沒有十分言論自由的可能，妻道或者比較妾道爲難，所以寧甘卑賤，自貶地位，舍棄了正言議論而弗言，日惟撒嬌撒潑，作態作腔，藉着有意義的浪漫，來過渡這無可奈何的人生，我們相信這種態度，雖然給高高在上似豐非癡的阿家翁，有時生了苦氣，惱不得，笑也不得，但是我們正在辛苦奮鬥的丈夫。